

歷史空間

傳染



嚴嵩 網上圖片

在中國古代史上，觸目驚心的貪腐案件有好多，比如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清朝的雲貴總督李侍堯貪縱營私案、甘肅捐監冒賑案、山東巡撫國泰貪污案、和坤案等。喜好總結歷史教訓者常常提醒人們：一個王朝到了末期，往往綱紀廢弛，腐敗叢生。其實，不管在何種時期，貪污腐敗總是躍躍欲試，只要居於金字塔之上者眼光不再如炬，腐敗就會直驅而前。明朝的空印案、郭桓案都發生在朱元璋統治時期，離崇禎皇帝吊死在煤山的時間還很遠，但與財產接觸的大臣同樣要變着方法貪污。至於清朝的一些大案，都與所謂的「盛世」有關。國家經濟欠佳時容易誘人貪污，進入「盛世」，衣食相對富足，國庫的金銀、民間的錢財，仍舊會放射出光芒，導引人伸出貪婪的手。

我們常以為貪污是封建社會遺留的影響，尤其認為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引誘的結果。這樣看，不僅縮短了人類貪污的歷史，也使一些問題陷入無頭緒之中。比如，奴隸社會也有貪污受賄。

周穆王時編修的刑法《呂刑》提醒執法官員要防止「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所謂「官」，指官位，「反」，指回報人的恩情，「內」指有內親關係，「貨」指送財物，「來」指請托。而且指出，觸犯這「五過」的貪贓枉法者，與在案的罪犯同罪。如果奴隸社會沒有貪腐，《呂刑》設立「五過」不是無的放矢嗎？餘下的說法，也不全面。為避冗就簡，不需在下嘮叨了。

不過，貪腐確實與別人的影響有關係。我們先拋開貪污腐敗這個比較沉重的話題，說幾句明朝吃、穿的事。明初，不論宮廷飲食，還是平民百姓的餐桌上，都沒有奢靡的影子。明朝自成化以後，城市飲食變得奢華。風氣的變化，首先來自宮廷。比如宮廷常吃豆腐，但那時宮廷的豆腐不是由黃豆製成，而是用百鳥腦髓釀成，一盤需花費近千隻鳥腦。那位正德皇帝嗜好飲酒，常常隨身攜帶酒杯，終日迷離昏醉。在這種好奢風氣的浸淫下，城市飲食生活逐漸由儉素轉向豐腴。穿，明初崇尚敦樸，衣服的面料和款式，完全合乎太祖朱元璋規定的形制。稍微華美的服飾，也不過是薄縐紗製成的衣服。奢侈之習的流布，與高層大有關係。赫赫有名的張居正，穿衣「必鮮美耀目膏澤脂香，早暮遞進」，於是士大夫便「侈飾相尚」，庶民百姓也起而仿效。時間一長，奢侈的城市風尚便形成了。貪腐的蔓延，與吃穿風氣的轉變是一個道理。

朱洪武執政時敗露的「空印案」與「郭桓案」，共殺了八萬

人，規模之大，範圍之廣可想而知。尤其「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處死」，朱元璋與其子孫的不同，完全顯示出來了。

朱元璋的後代則不如此。明中後期的皇帝，大都貪利十分厲害。「惟利是圖，視金錢珠玉為命脈」的明神宗，為滿足自己的貪慾，多次向太倉庫、光祿寺庫和大僕寺庫索取帑金。萬曆六年，他以採辦大婚珠寶為名，令戶部太倉庫增進二十萬兩給宮廷內庫，萬曆十二年八月，諭兵部取「太僕寺馬價銀十萬兩應用」。東廠太監張鯨因作惡多端被朝臣彈劾，張鯨使用大量財寶賄賂神宗，結果張鯨不但未受到懲處，而且仍掌東廠。給事中李沂大為不滿，再次彈劾張鯨，並將神宗受賄枉法的醜聞全盤揭了出來，結果受杖責並革職為民。明清史專家孟森先生評論明神宗之貪曰：「帝王之奇貪，從古無若帝者」。孟森：《明清史講義》。我們熟知清代的慈禧挪用海軍軍費建頤和園，其實明朝的萬曆早就如此了，只不過吞嚥國家財物的手法不如慈禧而已。皇帝如此，吏治自然很糟糕。明世宗的內閣首輔嚴嵩，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貪污受賄。早在任禮部尚書期間，嚴嵩就利用考選學生的權力，向考生索取賄賂，發了一筆大財。永壽王朱秉燾死，王位本應由其嫡孫承襲，但其庶子朱惟燾以白金三千兩賄賂嚴嵩，搶得了王位繼承權。為此，御史葉經曾彈劾嚴嵩，但嘉靖皇帝張開了庇護的大傘，嚴某人便毫髮無損。嚴嵩後來賣官鬻爵的膽子越來越大，做了首輔，更是變本加厲。明代嘉靖年間幾乎無官不貪，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說：「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膽明目而無忌」。除了嚴嵩，徐階、張居正、高拱都有貪污劣跡。僅以徐階而言，他的財產恐怕遠遠超過嚴嵩，僅土地就有二十四萬畝。

《嚴嵩評傳》一書比較客觀地剖析了這位名重一時的大人物，稱：「在貪污受賄這一問題上，很大程度上嚴嵩是在替嚴世蕃擔受罵名。」確實，嚴嵩之子嚴世蕃鯨吞國庫財財的膽子比他父親大得多。然而，貪污受賄這件事，有時比較複雜。一個有權力的人，行進在貪腐道路上時，呈現的形式是各種各樣的，有的讓老婆孩子出面，有的讓親朋故舊出面，他自己則沒事人一般，並且可以拿出一大堆理由推脫責任。以嚴嵩官位之高，即使嚴世蕃自身無官無職，賄賂者也會千方百計接近他、討好他，何況他父子在朝廷掌管要害部門呢！嚴嵩不出面，從根本上來說不能證明什麼。不過《評傳》科學的說，「嚴嵩為世蕃提供了「非作歹的客觀條件」，罪責是無法推卸的，只是擔當不了「貪墨受賄之魁」之名。

一個社會飄蕩着貪污受賄的濁氣，原因不在於底層，而是高層。從皇帝到大臣貪腐了，小臣、胥吏焉能不貪？萬曆年間，三吳地區發生災荒，朝廷派人攜內帑萬餘金前往救濟，但「民不沾實惠，卻被有司里長乾沒了」。地方官吏，為貪贓受賄，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面加重賦稅，一面巧取豪奪。明代中後期，社會充斥着戾氣，邪惡之風何來？當一個社會只靠皇權維持統治時，君王自身的素質起着決定作用。明朝中後期的皇帝是否劣於或勝於乃祖，隻言片語說不清楚，但貪圖逸樂這一點，遠遠超過朱元璋，打擊監督者的能力也遠勝其祖。在一個毫無約束的專制社會，統治者必有絕對權力，而統治集團又只知道吃喝玩樂時，貪污受賄的惡行便自然橫行於天下，久而久之，邪惡之氣便積聚起來。監督和公開，雖不是萬能的，卻是可以對專制起一點阻遏作用的。當然，建立監督機制關係到體制，而不僅僅是名義上的。表面上，中國古代也有監督，但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呢？

山東孟廟的碑刻中，有清代山東巡撫國泰所立的石碑，上面刻有一首詩，云：「余謬守是邦無齊魯，每逢役過瞻拜明棧，常懷報國無勞乏術，俯仰數回愧何人？」意思是說，我治理齊魯大地，深感未能報答國家。言辭很感人，可惜國泰是一個大貪污犯。

御史錢澠彈劾他，但他有通天的關係網，當着錢澠的面大罵道：「汝何物，敢劾我耶？」在這樣體制下，監督價值幾何？

來鴻

年華都付與水流

王江鵬

文瀾苑旁的紫藤花又開了，一簇一簇散落在墨綠的枝丫間。幾番風雨之後，紛擾的花兒似乎開得愈發可人了。淡雅別致，自是一番風趣。顫抖的枝葉攜來一叢叢暖熱的風，時不時逗動着妍人的芳蕊，一叢清香便瞬間洩漏了，頻頻直撲行人面。依舊是那風致，依稀是去年風景。只是年華似水，青春不在，模糊的是斑斑駁駁的記憶。不曾覺察間，自己已在山大大度過了兩年多的時光。

假期歸來，望着窗外來往形色匆匆的同學們，才突然發覺秋天已在不遠的雲端，目光留戀。而兩年多的大學時光，就這樣隨着天際飄忽的流雲，逝去了。站在老朋友般的圖書館下，也不僅感慨流年的易逝了。儘管兩年時光之中，整日裡穿梭往來期間，但讀過的書籍卻不及它的萬分之一，但值得欣慰的是，對於已走過了一百零九年風雨的山大，自己卻讀懂了不少。

小學期的課總是少得可憐，於是，便在閒暇之際，遍地夕陽裡，沏一杯花茶，攜一冊紙張發黃，不知有多少人捧讀過的書卷，在文瀾十一齋前尋得一石方凳，向着偌大花木蔥蘢，藤蔓交織的院子裡坐下。這時節，不論是目闕千載，或是思接萬里，於己似乎都是極愜意的。



山西大學文瀾宿舍區。 網上圖片

文瀾宿舍區可以稱得上是山大大最美麗的地方了，紅屋頂的小樓一棟棟依次排開，斑駁的牆壁盡滿了時光的滄桑和歷史的厚重。文瀾區的每棟樓前都闢有一方園子，長滿了各色的不知名的花兒的苗圃，參天的古木，綠染的藤蔓，間以石凳石桌點綴其間。今讀文史之學的學子們，簡直可以發思古之幽情了。

很喜歡文瀾區的宿舍樓，每棟樓的入口處，都懸着一方文瀾某某齋的暗黃色古樸的小匾額，恰好處的角度，令每個往來其間的人們得以仰視。「齋」字往常僅僅於寺廟中得見，後來讀書漸多，才知曉「齋」字有靜心修行、獨處自律的涵義，始曉得了先賢們創校之初，對於學子們所寄予的厚望了。

自己所居之十一齋旁即是學堂路，路的盡頭盡有仿建的山西大學堂老校門，青磚砌就，英式花飾佈於其間，拾階而上，彷彿步入了數百年前，在風雨飄搖的舊中國，三晉大地上的仁人志士為了教育救國而創建的國立山西大學堂之中。文瀾建築群可以稱得上是山大大最為古樸和滄桑的地方了。儘管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山大大才從侯家巷老校區遷到城路時所興建的，但歷史的脈絡並未因此而斷，反而愈顯厚重。當年先賢們筆路藍縷遷校之時，所手植的花木，今已亭亭如蓋，清香四溢矣。

言及當年的山西大學堂，侯家巷是個不得不去的地方。星期有暇，前往觀之。昔年創校之初的建築群，於原址僅剩中西合璧、極盡古樸的工科大樓了。漫步其間，古木依然，想起母校當年的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師生齊萃一堂，講論學術，慷慨救國，不由的心生景仰和羨慕。

侯家巷不遠處，即是文瀾公園，得名於內中之文瀾湖。早年大學堂曾於文瀾湖畔設帳教學，彼時的弦歌一堂，風乎舞雩，臨湖慷慨議論國事，矢志報國，足令後學的我們追慕了。辛亥百年，檢諸史冊，才發現早年的大學堂為三晉大地的辛亥革命培養出了一大批領袖群倫、心懷家國的先烈。

讀一座城市，總會發現有一座與之休戚與共的大學，她的精神與氣質足與這座城市和諧相成。那麼，對於千年龍城而言，百餘年的山大大無疑是融進了太原城的角角落落與歷史雲煙之中，血脈相連，難以分割。

如今，年華都付與流水，付與了穿城而過的悠悠汾水。山大大自1902年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歷盡了一百零十年的滄桑過往，見證着九州大地的日新月異、民殷國富。作為她的孩子，在追憶她的過往的同時，也願為她獻上最美好的馨香禱祝。

生活點滴

聊寄一枝春

每年快到新年時，都會收到老同學，又是老朋友，又是親戚的賀信。信裡沒有多少文字，但信裡總會夾着插圖，插圖裡又有文字的那種，按現在時髦的話說，就是詩配畫。

滿載歸來

老朋友曉飛帶着我的，曉飛那清秀的臉龐，總帶着笑意的眼睛便浮現在我的面前。



梅花開了，春天還會遠嗎？ 網上圖片

海明威與傑克·倫敦，一起打群架，我們一起交流這孩子的經驗。我們在湘江邊游泳，在威武的星空下遐想，在寒冬裡登上山崗去賞草斜陽。幾乎所有孩子在青春期的夢想與苦悶，我們都一一經歷過。但曉飛卻在我們中，而我們卻在曉飛的背後。曉飛在南方安了家，娶了妻生子，遠離我們，但友誼卻永遠留在我們的心中。每年，我都曾接到曉飛這樣的一封信來。雖然曉飛很忙，現代人的通訊手段也愈來愈方便，打電話，寄明信片，或在網上發個伊妹兒，都可以，但曉飛還是用寫信這種最古老的手段來向我問好，我知道，這是因為我們幾十年結下的友誼，非要用這種手段來表示不可。如果只打個電話，或是寄張明信片，發個電郵，曉飛和我都會覺得是褻瀆了我們之間的感情。

心靈驛站

田園

近來耳朵突然高貴起來。通俗的市聲聒噪過後，無伴奏和聲從那重重的山間如月升起。兩耳似被一汪雪山裡湧出來的春水蕩漾，清新若雨後新生的嫩草地。

亦有可閱

漫說書燈

「青燈黃卷伴更長，花落銀缸午夜香。」舊時的文人士子，讀書生涯是很辛苦的，漫漫長夜，惟有青燐的燈火及手中的書卷作伴。而古人是用菜油、豆油之類的植物油照明，燈盞多以銅鐵、瓷瓦、石頭製成，既可以置於桌案照明，又可以手持隨人移動，是家家戶戶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具。



嚮往田園生活。 網上圖片

片大片的花靜靜地開放着長夜，花香滿屋裡走動。我的睡眠是一本隨意攤開的書，每一段都文筆優美可以朗讀。

陶琦

小了十幾歲的文震亨，在《長物誌》裡就有完全不同的說法：「有古銅駝燈、羊燈、龜燈、諸葛燈俱可供玩而不適用，有青綠銅荷一片架花架於上，古人取金蓮之意，今用以為燈最雅。定窯三台，宣窯二台者俱不堪用，錫者取舊製古樣矮小者為佳。」認為古銅駝燈、羊燈、龜燈、諸葛燈僅有賞玩的價值，不實用，而定窯和宣窯燒製的三台燈和兩台燈也不堪用，惟有銅鑄的荷葉燈寓意最好，用作書房照明，寄託了讀書人的胸襟抱負，承載了文人的志趣風流，堪稱最雅。